

能自己解决的事

就少去用『人情』



人生在世,真情难得,人情难还。彼此关系愈进,愈要讲求距离和分寸。

感情再深,若无视尺度、频频越界,关系就会亮起红灯;人情再浓,若随意透支、挥霍无度,情感账户也会归零。

不拿关系做筹码,不用人情下赌注,才是一个人最大的清醒。

1

别仗着关系好
就频频越界

心理学专家曾奇峰说过这样一句话:“悬崖的边界很清楚,所以我们不会靠得太近。但是水的边界比较模糊,所以经常会淹死人。人与人之间的一切麻烦和冲突,都起源于无意中突破了界限。”

生活中,我们常以为双方关系稳如泰山,便忍不住频频越界。殊不知,每一次的临渊试探,都会加速一段关系的沉沦。

人跟人交往的大忌,就是用关系做筹码,无视边界,不知所止。

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超限效应”,指在高度且持续不断的刺激下,会引起心理的极度厌烦,进而产生逆反情绪的一种现象。

很多人以为关系熟了,就肆无忌惮地在别人的禁区一再试探。殊不知,过近的距离,会让边界变得模糊。

该靠近时靠近,该回避时回避。既给对方留有空间,又给自己留有余地。

亲疏有度,熟不逾矩,关系才能常青、常新、常在。

2

别以为人情浓
便随意透支

生活中,我们可能都遇到过这样的人:深夜发消息,只为让你在拼团活动上“砍一刀”;自己动动腿就能完成的事,偏要四处求人帮自己“搭句话”,被拒后还责备“没人情味”;为

满一己私利,把身边人当“冤大头”压榨,稍有怠慢竟又埋怨“不念旧情”。

他们为换取自身方便,打着“人情味”的幌子,做着“道德绑架”的事。无形中,不仅拔高了相处成本,更是贬低了自己的身份。

自以为人情浓,便肆意索取,岂料,人情账户也有额度,一旦透支,再浓的感情也会变淡。

待到人情货币挥霍一空,再好的关系也会难以为继。

人情易借难还,关系易处难养。与其大费周折寻找人情捷径,不如真诚相处,维护关系。

3

真正长久的关系
都善于经营情感账户

史蒂芬·柯维在《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中讲到:“你必须把每一次人际交往,都看成是在他人情感账户中存款的一个机会。”

只取不存,关系终会渐行渐远;有取有存,情谊才能地久天长。你滋养我一分,我回报你三分。投桃报李,有来有往,两人关系历久弥新。

有人说:“人与人之间,共患难,难;共富贵,更难。”没有无缘无故的相遇,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离开。

所有并肩经历了世间冷暖,感情却依旧笃定如初的关系,都懂得“储蓄情感账户”。

就像莎士比亚说的,朋友间必须是患难相济,那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友谊。

别人落魄时,不吝啬“投资”他人;自己发达时,不忘记给情感账户“充值”。礼尚往来,关系才能稳定长久。

人情虽好,但不可滥用;关系再深,也不宜透支。

与人相处,永远要记得:不要用越界的方式,考验关系的深浅;不要用透支的方式,试探人情的浓度。同时,既不放弃每一次“存储”的机会,也不辜负每一颗“投资”自己的真心。

毕竟,相处有温度,人际关系才能稳定;付出有回应,情感账户才能溢满。

有书花信风

古代「总裁」都管啥

古代的“总裁”一共有三大类:

第一类“总裁”指的是中央修订史书的主管官员。

史书的编撰在历朝历代都是皇帝最为重视的。在清代,修订史书的机构主要有国史馆和实录馆。这两个机构负责修订、记录、编撰的官员都被称为“总裁官”。

国史馆最初是在康熙二十九年设立的临时机构,主要任务就是修订清代前三代皇帝在位时的历史。到了乾隆初年,因为修订史书的需要,国史馆从原来的武英殿附近搬到了东华门内。乾隆三十年,国史馆终于成为一个常设机构。

实录馆则主要是新继位的皇帝为了记录已去世的老皇帝的日常重要片段而临时设立的,它的“总裁官”地位可是相当高呢,因为能力卓越的“总裁官”有很大机会被载入史册,这种被载入史册的荣耀是十分难得的。

第二类“总裁”是中央负责编撰书籍的主管官员。

比如在乾隆三十八年开始编撰的《四库全书》,其总负责人就被称为“总裁”。在专门设立的四库全书馆中,《四库全书》的编撰工作共进行了16年,据学者统计,其间共有16位正总裁和15位副总裁先后负责编撰工作。清代名臣张廷玉就曾当过《明史》《大清会典》等书编撰工作的总裁官呢!

第三类“总裁”是会试的主考官。

会试是科举制度中的中央考试,在京师举行,每三年举办一次,只有各省的举人和国子监监生才有资格参加。起初会试只由一位正总裁和一位副总裁负责,后来增加为由一位正总裁与三位副总裁负责。

这三类“总裁”都是文官,都跟文化关系密切。

朋哥



古代被切碎的银锭

中国长期使用的银两制度是一种很原始的称量货币制度,早在东周时期的楚国就已使用切割的称量货币郢爰。

电视剧中行走江湖的大侠住过客栈后,会随手扔给店小二几个碎银子,这看似潇洒的动作在清代其实很难操作。清代衡量银两的标准有成色和平砵的区别,成色是指银两本身的含银量,平砵是规定一两银的重量,但各地标准多不一样,使用时必须要称量和计算,甲地银两到了乙地,有时要重新铸造才能使用。所以侠客们想要扔下银子便起身策马飞奔,首先要保证银两是本地公估局的批定,否则免不了切割、称量、计算等诸多琐事。

银锭发展到清代,器形、种类繁多多样,有元宝形、圆形、长方形、砵码形、腰形、牌坊形等。海口市博物馆藏清光绪“兴”字铭银锭属于元宝形银锭,也叫船形锭,锭面戳印有铭文“光绪年月”“寿”“兴盛号”和“归化城”等;银锭一侧还有一个较大的“兴”字,此字为较深的阴文,与锭面戳印的铭文明显不同,应是通过模具和银锭一起铸造出来的。“归化城”为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旧城,此“兴”字铭银锭应是光绪年间银号“兴盛号”铸造的,“兴”可能是“兴盛号”的特殊标记。此银锭重1850克,清代的库平一两大概37.3克,漕平(漕运的标准)较之略低,关平(海关的标准)较之略高,也大都在37克左右,所以这件“兴”字铭银锭应是较为标准的50两大银锭。

作为称量货币的银锭,因其没有整齐划一的标准,在清末不可避免地被银元所取代。因在历史上流通使用了上千年且具备贵金属的特性,如今银锭仍散发着独特魅力,受到众多收藏者青睐。

刘亭亭